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茄山河

阿拉屋里向三个寄娘

文 / 周润年

阿拉屋里三兄妹齐有一个寄娘，也就是过房娘，伊拉是姆妈辣杭州行素女中辰光个同学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伊拉先后跟了夫君定居上海，成了当时个“新上海人”。我对伊拉个记忆，起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当时，姆妈还是小学教师，而伊拉成了全职太太。

三位寄娘各具风采。大哥哥寄娘姓张，旗人，出身书香门第，祖上辣晚清是文官。张嬢嬢貌勿出众，但文采风流，画得一手工笔丹青，写得一手娟秀个蝇头小楷。伊送拔姆妈一把自制个女用折扇：普通个象牙扇骨，洁白个扇面，正面是伊手绘个数枝工笔菊花，反面是伊手写个李清照《声声慢》。我每趟把玩伊爱勿释手。一次，姆妈对我讲，“张嬢嬢早就走了，我也老了，帮把

扇子就送拨依吧，好好保存喔。”我当然遵命，有常时还会拿出来拨因儿看看，要伊拉好好练字。想勿到有一天8岁小囡儿偷偷拿扇子带到全班去展览传阅，拿回屋里来，扇骨也断了，扇面也破了，好端端一把扇子变成了残枝败柳。我只好拿伊交拨已辣杭州工作个大哥，请伊送到王星记扇庄，总算整日如新。但是我失算了，张嬢嬢是伊个寄娘呀，我看他一副勿舍得个样子，只好无可奈何做个顺水人情：“依寄娘个遗物，还是请依保存哦！”

二哥个寄娘姓徐，是大名鼎鼎个胸外科泰斗黄家驷个夫人。50年代黄家驷先生是中山医院个院长，住辣枫林路浪一幢小洋房里。姆妈每年夏天要带阿拉去白相。徐嬢嬢欢喜吃“哈尔滨”个点心，姆妈总是先带阿拉到淮海路买好，再去枫林路。徐嬢嬢要留阿拉吃顿

饭，健康饮食，菜烧得特别淡。辣帮栋小洋楼里，我见到了一些当年石库门人家里罕见到个物事：立体式收音机，标准乒乓球台，齐白石亲笔题赠个两幅立轴。徐嬢嬢也是一位才女，屋里个立式台灯罩是自家用绢做个，上面是伊手绘个西厢记人物。后来徐嬢嬢一家调到北京去了。“文革”中伊拉遭难，姆妈让当时读清华个二哥去探望安慰。

我个寄娘姓吴，寄爹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个私方经理。姆妈每年伊要带我去拜年，寄娘真欢喜我啊，本来就是慈眉善目，一看到我就眉开眼笑，活像一尊弥勒，拨我吃各种好吃个物事。伊有养水仙花个习惯，春节里总要辣水仙花下部个茎叶上裹上一圈红纸，既喜庆又能起支撑作用。她个大女儿是解放前就留美个，辣伊屋里个一个保留环节就是看照片。当时我可以

看到苏联海报，但很少看到美国人个生活照，看到伊几个外孙女齐是披肩长发，有个还焗成金黄色，红棕色，确实吃惊勿小，因为阿拉自家是两根辮子或者短头发童头呀。寄娘笑眯眯个解释说，帮个是伊面个生活习惯。所以我是辣寄娘屋里向最早看到了西方个异国情调。过了几天寄娘必来我家回访，她带来个礼物必定比姆妈带个多。姆妈对我讲，依要学习寄娘个大气。寄娘拨我印象最深个是伊辣60年代初三年灾害辰光，为小儿子辣南京西路沧州饭店办个一场婚礼。到场合大概有三十来个亲朋好友，吃西餐，一人一份：两只圆面包加一大块鸡或者一大块鱼，还有一盆浓汤，帮个辣当时算蛮上档次了，而且味道老好。寄娘看到大家齐已坐定，就笑眯眯站起来发表了简短个欢迎词，最难忘个是结束语：“对勿

起，请各位付二两粮票，请谅解。”其实大家也早有准备，因为吃喜酒带粮票已是当时个常规。还有，来宾也勿送红包个，是送礼物。当然咯，大家送个礼物也要配得上吃西餐个档次。记得姆妈送个是一套精心挑选个绿色茶具，有漂亮个带金属装饰个托盘；姆妈送个是一件风衣式个米色雨衣。

姆妈脱仔三位寄娘早已作古了，但是伊拉之间勿分地位维持终身个友谊一直记辣我心里，伊拉各自个优点也多少影响了我。每年春节前，我侬种好一盆水仙，除夕帮日裹上一圈红纸，算是我个个人晓得个对寄娘个纪念。我身在外地，每当听到身边有人讲上海人齐是小市民辰光，马上想到阿拉屋里个三个寄娘，大概伊拉听没碰到过我屋里三个寄娘帮能有风范个人，上海帮能有品位个人勿勿少，哪能可能齐是小市民呢！

补锅匠成大富商

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每个家庭烧饭煮菜少不了锅铲铜壶，日久难免损坏。总有一个修锅补镬的师傅，挑了担子，一头火炉风箱，一头铁皮工具，担子前端挂着用几块铁片串成的“响器”，担子一动，清脆发响，于是家家户户拿出锅镬来要他修补。

据说要当三年学徒，才能成为锅匠。我的一位远房叔叔，名叫王宝信，他到上海来，先学铜匠，

后来能补修钢精锅子，最后自己开厂，专制各式钢精器具（即铝器），发了大财。他又开办“益泰钢精店”，专售自厂出品的货物，名传海外。

一个挑铜匠担出身的铁匠，勤劳刻苦，立志向上，几十年后，成为上海闸北区首富，这是真人真事，也可见上海这个商业城市的精气神魄。

小辰光吃黄浦江大闸蟹

文 / 朱少伟

老里八早

媒体报道，经过有关部门搭仔科研机构个联合攻关，松江个青背、白脐、金爪、黄毛个黄浦江大闸蟹，又“重出江湖”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回想起自家几十年前吃黄浦江大闸蟹个有趣事体。

拉读小学个辰光，礼拜六下午天学放得早，我就会到南码头去白相。因为埃搭块有一家老大大木材加工厂，车间背后个黄浦江边一直漂着交关木排，沿牢木排可以跑到老外头，欣赏水里向游个鱼。有一趟，我迎着秋风踏上木排，看到熟悉个刘老伯立拉前头，伊是我个邻居，主要靠用“扳罾”拉黄浦江捉鱼捉蟹维持生活。“扳罾”选种古老渔具邪气简单：靠扎成“十”字状个两根竹

片撑开尼龙网个四只角，当中用线荡一眼诱饵，再连牢一根用来操纵个长竹头。刘老伯捏着长竹头，眼睛瞄着水里向，每隔一歇就拿尼龙网拉上来，收腕里向个物事。

我跑到刘老伯身边一看：“喔哟，刘伯伯已经捉牢勿少大闸蟹了嘛！”刘伯伯回答：“帮啥稀奇。我年轻辰光经常去松江，埃搭块捉来个黄浦江大闸蟹特别好吃，因为上游个水质更加好。”刘老伯晓得我有兴趣，就拿长竹头递过来：“尼龙网里向有物事了，依来试一试！”我搓了搓手，立稳双脚，捏紧长竹头拼命一拉，尼龙网露出水面，有两只黄浦江大闸蟹里向爬，像煞要对自家落网提出“强烈抗议”。我开心得穷拍手。接下来，我搭仔刘老伯轮流操纵“扳罾”，到黄昏已经捉牢廿多只黄浦江大闸蟹，还有鱼搭

仔虾啥啥。

刘老伯拖我到伊屋里去做客。刘婆婆马上拿蟹汰清爽，放到锅子里向焗。等蟹焗得红彤彤，刘婆婆拣出几只顶大个叫我吃。我剥开一只蟹盖，里向蟹黄交关。刘老伯平常欢喜读地方掌故，就咪着绍兴酒介绍起老早上海人个一种“发明”：“清朝秦荣光个《上海县竹枝词》注释里向提提，‘蟹有片壳，白而透明，雄者较大。两片相合，粘贴墙上，俗呼蟹蝴蝶’。”刘老伯还用一只蟹来做示范：掰开两只大蟹剔光肉，拿出一对白色透明个片壳，伊拉是对称个，摆拉桌面浪蛮像一只漂亮个蝴蝶。我开心煞了，拿帮只“蟹蝴蝶”夹到课本里向。隔歇，我个阿奶寻得来了，刘婆婆硬劝伊坐下来一道品尝黄浦江大闸蟹，于是客堂间里向勿断传出笑声……

闲话闲画

生了病，去医院看病。北方人讲生病。上海闲话讲生毛病。北方人讲看病，上海人更多个是讲看医生：“一直头疼头昏，要去看医生了。”“看依个面色勿大好，去看过医生伐？”拿看病讲成看医生，足见上海人是把医生当成亲眷朋友个。好个医生勿但为依看毛病、为依开药方、关照依吃药个辰光、吃药个程序，还会和气悦色个安抚依一番，让依放心。因此上海人看毛病欢喜到熟个医院里去熟个医生。医生拿病人当朋友，病人拿医生当亲人。用现在个讲法即是和谐个医患关系。

搭医生太热络了也勿好。我40岁个辰光，经老朋友介绍拉得一个牙医生，请伊为我拉个一颗蛀牙。我从小最最怕个就是牙医生。一坐到牙医生前头个可起可伏个椅子上，就感觉自家坐上了老虎凳。牙医生个一套看牙齿个五金家生也吓煞人。尤其是用一部电钻头来磨钻依个蛀牙，叽叽咕咕，叫我神经崩溃。帮位认得个牙医生特别道地，想尽办法要医好保牢我个帮颗蛀牙。钻了又钻，神经烂了又烂。补了又补，磨了又磨。有好几年我变成了牙防所个常客。老虎凳坐了又坐，电刑上了又上。反正我的帮颗大牙几乎变成了文物，牙医生变成了古董修复师。但牙痛个毛病就一直勿好，蛮稀奇个。我提出拔脱，医生就回头我：“保得牢个，要耐性、要坚持。相信我……”最后我牙齿一咬，冲进一家一点勿

看毛病、看医生、打医生

文图 / 阿仁



认得个牙防所，爬上老虎凳，嘴巴一张：“右边下面最后一只大牙，拔脱！”勿认得个医生瞎爽气，打了麻药，一钳子就拔出了我个文物蛀牙。我把帮颗牙齿托在我心仔细端看，伊已经被修磨得像一只空个小罐头了。阿弥陀佛，我总算解脱哉。从此我再也没牙痛过。勿好意思，我有点骄傲了。当然，我就此再也既没去看过伊位认得个手艺一级个牙医生了。谢谢伊。

除了看牙齿，我几乎既没看医生个任何经验与心得。难得重感冒一次，我到单位个医务室里去配点药，与医生攀谈攀谈。兴致高个辰光，茄茄山胡。医生是热心人。关心别人是伊拉个职业病。所以我

弄勿懂为啥会发生病人、病人家属要打医生、护士个事件。勿是所有个毛病医生都能够看得好个。有新闻讲，有医院今后要训练医务人员会一点防身之道；我看帮也是防范过当。如此，医院要变成少林寺。门诊间里要耍拳术，急诊间里要耍棍棒，太平间里要耍太平。病人要尊重医生。医生要体谅病人。帮个才是医患之间个正道。有本事个勿是去打医生，有本事个是练好、养好身体——勿去看医生！

远开一点

读读看

文 / 彭瑞高

上海人吃口软，喜欢糯的、细的、甜的。也许是为了取得某种平衡，上海话反而显得硬扎、有力道。就拿吃的东西来说，米粥算是糯糕最稀软的了。但是在上海人嘴里，“腊八粥”三个字，出口音调高亢，字字掷地有声。还有“八宝粥”“白糖桂花粥”，甚至不上台面的“饭泡粥”，又有哪个叫起来不是响响亮亮！

还有面条，吃起来也是柔软细滑的，但论它们的读音，却又都是十分硬扎。你听：“辣油麻酱面”“开洋葱油面”，上海话读起来，是不是字字都有金属之声？再听：“椒盐排骨面”“爆鱼盖浇面”，

是不是竟有铜琶铁板的力道？

糕点也是这样。上海一般的糕点，都是糯米制作的，吃口非常软，但糕点的名称，却是石硬。你听——“黄松糕”，这三字叫起来，何等具有男人气度，就是拿它来给男孩起名也不错，把“糕”改成“高”就可以了，家长叫起来是那么响亮，就是隔开半里路，小人也听得清清楚楚。还有“海棠糕”“定胜糕”“赤豆糕”……哪一块糕的名字，不是那么好听，那么硬朗！

心细口软个上海人，讲的是硬扎响亮的上海话。上海人真是有办法，上海话真是有讲究。不信，你读读看。

沪语谜语

谜迷子

编制 / 陶宽汝

姐妹一个样，
着个红衣裳，
两边立辣海，
话少情意长。
(猜一物)

外表冷冰冰，
内心蛮热情，
平常不开口，
开口暖人心。
(猜一物)

(答案见下期)

上期沪语谜底
城市交通地图